

。何況他也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呢！所以全家結伴往康樂室（我家住礦場）克擦一番。老大老二也不甘落後，媽媽打過輪大兒，大兒敗了挨二兒，爸爸在球桌前是打不垮的大王，有時又須應酬在一旁地上拍桌球的老三老四。

如果全家結伴散步的話，爸爸的手臂準酸痛無疑，因為小女兒非爸爸抱着不肯走。身旁還一邊一個挨着老二老三牽衣蹣跚而行，天，這那裏是散步，簡直在牛拉車。如果礦場有電影欣賞、康樂晚會等，則爸爸也是手抱幼女，必至腰酸腳麻後已。

有時爸爸訓練膂力，把四個孩子輪流作舉重物，双手一托，把個小身子高舉空中，旋轉數圈，名曰：「坐飛機」，樂得猴兒們笑得淌眼淚，異口同聲還要「再來一遍」。爸爸自稱「大力士」，深喜這是一舉兩得的寓服務于運動的妙法。有時爸爸公僕爲我這個教員媽媽代勞；訓練兒童說話作文能力。便招呼三個學齡兒童圍桌，正襟危坐。有聲有色地講起童話故事來。常使老大緊張，老二垂淚，老三扼腕而後已。

最近孩子們集中興趣在養蠶上。每人一匣各有百條左右，可是常使蠶兒飽一頓，餓一頓，爸爸每次檢視蠶蝕驚人，只好幫忙孩子們清理蠶糞，添桑餵葉。我常常勸告他少費些精力，何必如此爲兒女作牛馬，且把孩子慣壞，正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他却瞪着眼睛道：「現在是什麼時代？蔣總統、艾森豪都在著述呼籲：國家要以孩子爲重。你不見黃學長的大作，升

任爸爸以後，是如何轉移思想以孩子爲中心嗎？天下父母心，殊途同歸，我要讓孩子們在愉快中長成……孩子愉快，我就高興」。好了，好了；一篇大道理，說得我啞口無言。

三個孩子的晚自修，是由我教員媽媽兼司家庭教師的。這一點時間，爸爸可以辦他白天未完的公。可是第二代的入睡又得要爸爸公僕伺候着解衣整被。終得哄哄嚷嚷好久才能安靜入夢。然後一天中公僕的擔子到此真正卸去，他可以清靜的看書閱報。這時我做太太的始可獻上一份殷勤；替他泡一杯滾燙的牛奶，遞上一碟糕餅，以慰勞他爲公爲私一日的辛勞。

爸爸公僕之所以形成，原因是媽媽一向體弱，不能操勞，又有一份教書的工作。爸爸本着諒妻愛子的熱誠，又有一副標準的體格，勞動一些不在乎，於是就毫無怨艾的負起「公僕」責任來。

作爲公僕太太的我，並非有意擴張妻權，引以自豪。相反地我是戰戰兢兢的抱着愧怍心情，除了深深感激我的伙伴外，正在日夕祈禱上帝，賜我更多的健康，亟盼早日把公僕的擔子轉移到我肩上。讓我——公僕媽媽來好好伺候老爺、少爺、小姐們，諒學長學嫂們不會鳴鼓而攻之，定能原諒我則個。

僅須一文一章之寄，

可博千秋萬古之情！

久詠堂瑣談

茗溪生

七 大哥婚禮

我祖父根香公生五個兒子，三個都是未婚而卒，只剩下三伯父及我父親，一個女兒。可見當時之不注重衛生，死亡率之大，三伯父蘊深公，四十二歲即得病亡故，時在民國十二年，我還記得三伯父將死時，鹿孫表伯拿了一個燈籠深夜趕來幫忙，東廳堂上土地菩薩前供的食品，忽然給老鼠吃掉，據說這現象是一種不祥之兆，父親心裏急得不得了，從上海趕回辦理喪事。三伯父遺下五個兒子，一個女兒，做叔叔的這付擔子也非常吃力的。因此我嫡堂大哥在二十歲左右就結婚成家。

當時結婚成親是一樁大事，還未通行自由戀愛，完全憑媒議婚，媒人撮合後，就把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交由卜者卦算，看双方的命尅不尅，比較開通的，双方可以見面，相相親後即換帖定親，男家用釵、鐺、綫、袖等物，並用瓷茶壺，內放茶葉，送往坤宅，分送親友，女家則答以糕，湖俗稱做擔小盤，亦即所謂「文定之喜」。在將婚時納幣行聘，由乾宅備帖，端書日期，由媒人送至坤宅，女家回帖，端書「允吉登嘉」四字答之，叫「道日」並回以禮物，叫回盤。以後催妝，叫擔上頭盤，仍用禮幣，及四季裙襖、七事衣、釵、釧、花結、米、粉、麵、果、之類，先一日整設裝奩，張陳婿室，日鋪房。及期女家筭女而禮之，謂之待嫁。以上是男女二家在婚前的準備情形，不像現在，男女双方之認識機會較多，一切都好商量，沒有這麼許多繁文縟節。

大哥在結婚前幾天，當然是在忙，但我們亦不知他在忙點什麼？可是堂裏已經有很多跡象，可以看出來將有一番熱鬧，比如說女眷們，早已在準備做新衣服，研究穿戴一些什麼首飾，專門是爲吃喜酒穿的；禮堂

總是自己家裏的大廳。是時大廳前十幾排長窗，及一尺多高的門檻，爲辦喜事的人們拆下放在天井裏，廊前打掃一清，掛一排用五顏六色的小珠子穿起來的彩色宮燈，而這些小珠子，是我們小孩子所搜集的對象，有時趁大人一不看見時，乾脆就剪下一條來珍藏；從大門到二廳的門上，一律繫上彩排，所謂張燈結綵；大二廳四週圍壁上，全是喜幛，大廳正中臨時裝上四五盞汽油燈，一到晚上，照耀如同白晝；二廳書房與東備衛間的大門，長年是關着的，這時也開了；東備衛屋頂雖有幾個小玻璃窗，但也進光有限，衙裏總是烏煤直黑，這時也在牆壁上，每隔四五步，貼上蠟燭，一閃一閃的燭光，長長的一串，終是好看，以便廚師們送菜，因爲鄉下出來的鄉親，故親，已在二三天前進城來住下幫忙，一面至親吃行妝酒。大二廳堂上所有桌椅，措刷整潔，一律披上紅氈；玄壇內小院子中，擺了茶爐，燒茶敬客。

新房是安設在西邊西廳，相媽媽臨時騰出一間，放了坤宅送來的嫁粧，是全新老式紫檀木傢具。新床上紅綾絲棉被一對，繡花鴛鴦枕成雙，先一日叫我這位童男子嫡堂弟，在新床上先睡一夜，真是特別覺得新鮮舒服，不知討個什麼彩頭，大概是預祝早生貴子吧！

到了正日，賓客來賀，一進照牆，執事迎接大爺，手持迎賓名帖，高高舉起並呼有客，引導客人入大廳，過庭院，有十個商團團員起立致敬（那時湖州初辦商團，團長人稱鬍鬚子，人滿威風，他與大哥是好朋友，所以派了十名商團團員來捧捧場，一律軍裝幫腿，持槍，似乎記得是灰色制服，這是普通一般婚禮所沒有的，一來增加「派頭」，二來也是鎮壓一般乞丐上門囑嚇，否則要由門口的叫化家頭，他拿一個粗長的毛竹煙管，在大門負責驅散叫化子的，）到廊前，樂人奏樂，客人至禮案致賀畢，就隨便吃煙，（那時還用水烟筒，銅製，中放水，一頭放皮絲烟，一頭口吸，烟經過水濾後吸畢吹去。考究的人是專有佣人服侍裝烟吹火，其功架比吃香烟、板烟神氣。）吃茶，與熟人聊談。上午恐怕就是幾位至親便飯。

午後媒人及迎親人員到新娘家迎親，坐轎子先到城裏最熱鬧的彩鳳坊那裏兜上一個大圈子，再回衣裳街到柵溝弄新娘家迎親，其實柵溝弄就在我家對面，只要穿過一條小弄，即可到達，先後不到四五分鐘，非要

到大街熱鬧地方，兜一轉，恐怕也是增加些時間，不要太快，二來也是炫耀一下。

新郎到了新娘家，由坤宅子弟迎入升堂，在新娘花轎前拜上幾拜，新娘由兄弟輩扶入花轎，新郎堂前請參見外舅姑，是時照例新娘子要哭一陣，我想這時新娘的情感很複雜，是喜是悲，是離是合，到了另外一個新天地中，除了新郎可能見過一面或者見過相片，其他各人都不熟悉，最關心的是阿婆，妯娌，不知脾氣怎樣。因此不論是高興，是心酸，哭是很自然的，有人說是裝假，我可不大相信，後來會問過大嫂，她同意我的意見。當時坐花轎是小姐們一生的隆重事情，「我是坐花轎進門的。」這一句話並不簡單，裏面含意甚深，包括一切禮儀、委曲，像現在做新娘娘，一定要坐汽車一樣，不過我猜想現在新娘坐汽車的情趣，跟大嫂的坐花轎一比，那恐怕差得很遠了。現在結婚儀式，以情趣而論，倒是從前老式的婚禮來得有回味。隆重、莊嚴，感覺到結婚的確是件人生大事。

老式新娘的裝飾，是頭戴鳳冠，用珠子穿起來的一頂帽子，上面一隻翠綠色的鳳凰，這一頂鳳冠，是古時婦人至尊貴的首飾，不是普通一般婦女都可以用的。漢朝的制度，祇有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首服，飾以鳳凰。後代乃沿革，或九龍四鳳，或九鸞四鳳，不過都是后妃之服。「明會典」（皇妃常服，花釵鳳冠）。到了後來平民嫁女，也可以用鳳冠，據說相傳是在明朝初年馬后所出的特典。新娘面孔用紅布遮蓋，到了民國初年間，所謂文明結婚，取消用紅布遮面，在習慣上改戴一付深藍色的眼鏡，眼皮朝下，一付羞答答的風姿，膽子大的，偶或要偷看一下，人家也看不出來，還身穿霞帔，（所謂霞帔，在明朝時候定出來的當時一般有封號的官太太們的禮服，明史與服志記載，在明朝洪武帝四年時，奏定命婦以山松特髻，假髻花鈿，真紅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爲朝服。到了洪武帝五年，更定品官命婦冠服，一品禮服，霞帔褶子，都用的蹙金縷子。五品在霞帔上施繡雲霞鴛鴦文，鍍金銀鍍花縷子，二品相同。三四品則在霞帔上施繡雲霞孔雀文，鍍花銀鍍子。八品九品，霞帔上繡繡枝花，鍍花銀鍍子。這一套從前帝王時代的婦人禮服，在香港的華人結婚恐還是穿，不過怕沒有這麼考究，在現在平劇裏也還看得到。當時大哥做新郎的服式，是藍色長袍，黑玄色短褂。做新娘

的大嫂穿短襖大紅裙。新娘的花轎，抬進八字大門，直入廳堂，是時樂聲大作，爆竹連串的放，小賀客們，一面要看新娘，一面要拾放過的爆竹，忙得不亦樂乎；眾賓客群擁在花轎旁，各個表情不同，因為當時男人欣賞女人的美色，公開的機會不多，就是現在，秀色隨時可餐，選舉中國小姐，還有人會反對。所以結婚，吃喜酒，是當時年青人，最高興參加的一個場合，不像現在，新娘早已見過，結婚時已失去神秘性，時間也不過先後這麼二個多鐘頭，帖子一多，綉眉頭都來不及，情形大不相同。花轎在大廳走廊前停下，未來的大嫂，由喜娘扶出轎外，跑過一只空米袋，二人手持紅綠帶參拜天地，我與成弟，手持喜燭前導，並持紅綠帶領入洞房，一路紅氈鋪地，賀客撒米，到了新房中，新娘換粧。坐一下再出來祭祖並依次見禮，這時新娘是不容易做的，見一個禮，拜一次，贊禮呼請，「某某老太爺出見」，聲調抑揚頓挫，全廳皆聞。碰到女太太們，有時不免客氣一番，說回啦，一面有人再三找尋出來見禮，一時笑聲呼聲四起，熱烘烘的一堂喜氣。小孩在人群中穿來穿去，女客們在批評新娘娘的面貌，老一輩子的道貌岸然，中年人嬉皮笑臉，都在偷看新娘娘，入晚合盃共席。

晚上開的是正席，樂人奏樂唱劇，似乎是崑腔，賓客猜拳飲酒，新郎新娘，挨桌敬酒，煞是熱鬧，到最後幾盆四色水果，總是不吃，女太太們就拿手帕包起來，帶回家去。

最後鬧新房，總是年齡相近的兄弟們，鬧得最利害，獻計策的是老三房乘極公的第二位兒子昌齡哥，他心思的時候，總歡喜跑來跑去，突然停止下來，這表明他已經有了新主意了，我們就照了他的主意做。那時喜娘，地位很重要，一切為新娘排解，新娘是從不說話的，說好話的是她，必須能言善辯，面面週到，如果生得俏麗一點，乾脆客人就目標轉移到她身上。鬧大嫂的新房，現在已印象模糊，不大記得起來總是叫新娘坐床後說句話，有一件事是不會忘記的，就是新房中有一個新馬桶，用紅紙圍起來，裏面放了很多喜菓，像長生果、蜜棗、糖等，不料那一位惡作劇在裏面放了一些爛泥，等到大家向新娘討喜菓吃，喜娘往馬桶裏去拿，不料摸了一手爛泥，樂得大家哈哈大笑。到後來纔知道是其姪姪（乳名阿雪）的傑作。

第二天大嫂黎明即起，向祖母及嬸母請安，膽子也慢慢見大起來，跟我們小叔們談天。隔幾天，再由喜娘分赴親戚長輩處，分送新娘做的繡花「油場」（圓形，塗頭油之用。）或者扇鑿子、鞋面、烟袋等等，長輩們也賜送東西，這樣子總要忙上個把月，新娘子的任務算是完畢。

遊記

薔薇處處的華盛頓近郊

爲了經濟時間，我們搭乘聯美航空公司夜間飛行的客機，自舊金山赴華盛頓。班機於晚八時二十五分起飛，於翌晨八時三十分到達華盛頓的國家機場。這樣我們節省了一夜的旅館錢，也節省了半日時間。

在飛機上，我和陳廠長履坦坐在第一排位置，在我們右手是二位美軍軍官，但一會兒，空中小姐來和那兩位軍官悄悄說了幾句話，那兩位軍官便改坐到後面去，把位置讓給一位穿淺紫色衣裳的中年婦人和一個長髮垂肩的女孩，那女孩的衣服和那位太太的衣服的衣料和顏色是一樣的，手裡抱着一個洋娃娃，不斷的向媽媽問長問短，媽媽大概是怕驚動同機乘客的安息，輕輕的有耐性的答覆這位小姑娘沒有完的許多問題，到第二天我們才知道這位太太便是約十年前很有名的電影明星芭芭拉史丹薇，有星照空，總算我們這一次平凡的旅行中的一點點綴。

在機場有左天覺博士來迎接我們。左博士在美國農業部貝茨維爾的研究所工作，他是專門從事於菸葉的研究的，在華盛頓和美國南部的幾天的停留中，我們參觀了很多的菸廠、菸葉復薰廠、菸田、菸葉試驗

世界一週 (續)

孫衛

場，大學裡的菸葉研究所以及合成菸葉的製造廠和雪茄菸廠，都是左博士代爲安排的。左博士的熱心和願慮週到實在令人感佩，他爲了替我們安排參觀日程，不知道打了多少電話，寫了多少信，修改日程多少次，他的女書記也爲此不知增加了多少工作。最後，爲了親自發信，在公路上他的汽車被一位粗心大意的卡車從後面撞一下，把車子後面撞壞了，幸虧人沒有受傷。

但，因爲他的熱心，使我們能在最短的日期內，看到最多的地方，把星期日都利用到了。到底從事研究工作的人是最細心最條理的。

我們很匆忙的拜訪了大使館，看到幾位同學，但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便去郊外馬里蘭州貝茨維爾的農業部研究所的菸葉試驗室，也就是左博士工作的地方。這裡有完善，設備很多的試驗室，也有很大的暖房，從事菸葉種植的試驗。左博士正利用放射性元素研究菸葉生長時對各種元素的吸收和變化情形。

去研究所不遠便是馬里蘭大學，兩處都有很寬的草坪，很多的樹木，景色宜人，左博士的家便在這附近，是新興的近郊住宅區。每一個住宅都有寬廣的草坪，而圍着這些住宅的又有很多的樹木。左博士的房子是一種新式的設計，一半是平房，一半是樓房。